

清水漪澜

异时空之恋之



异时空之恋之

清水漪澜

下部

多少痛彻心扉的纠缠
多少催人泪下的感动
多少令人喟叹的柔情
一场酸甜兼济的苦恋
苍痕鸾陌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

苍痕鸢陌

喜欢既幸福又心痛的爱情，喜欢被纠葛的
很夸张的情节感动，喜欢随着故事里的人物幸
福、悲伤、心痛。

所以自己创造了这样的故事，无可救药地
随着那些人物开心、忧伤、沉沦……

傻傻地呆呆地痴痴地溺在那疑似幻的情
境里，无法逃脱，抑或是从未想过逃脱……

苍痕鸢陌私家花园

<http://canghen.ttsite.com/index.php>



《秀丽江山》【青龙卷】

定价：25.00元

悦讀紀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网友评议



卿颜

看苍痕（痕鸢陌）的书，有一种淡淡的幸福感。

虽然不喜欢这样虚来虚去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极其讨厌，但苍痕的文字就是有这样的魅力，使人欲罢不能。

杉田松海

从第一部看到现在，已经有了一段很漫长的时间。过程是很幸福的，也是很痛苦的。幸福，看见书中人物幸福。痛苦，看见书中人物痛苦。

习惯了在深夜一遍接着一遍从头开始读过，习惯了在深夜泪留满面，像毒瘾一样，戒不掉。不是因为情节而哭，而是一种苍（痕鸢陌）在写文的时候所投入的感情给予我的震撼。说真的，有的时候，其实不希望有结局。

三菱

每个女孩都有一个梦想，都有掩埋在心灵深处的一份真切渴望——渴望真情，渴望宠爱。每个女孩在心灵深处都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最美的。

但是，能够被发现的有几个？良骥易求，伯乐难寻！苍（痕鸢陌）的翎满足了每个女孩的愿望——爱着也被爱着。有两情相悦的愉悦与满足，也有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大度，有女如此，复何以求？

不管各位处境如何，翎总算是替我们完成了对完美的追求——有自身的美丽聪颖，更有爱人的英俊洒脱。感谢苍（痕鸢陌），满足了众多女孩的美丽愿望；也感谢苍（痕鸢陌），能在这里给大家营造一片心灵净土。就让我们在这里默默地祝福苍（痕鸢陌）和翎吧——“愿她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她们有一个美好的前途！”

策 划：焦雅楠 侯 开

责任编辑：赵 明

特约编辑：萧 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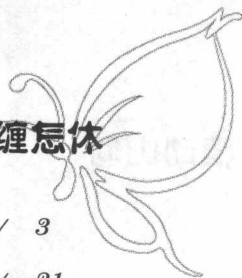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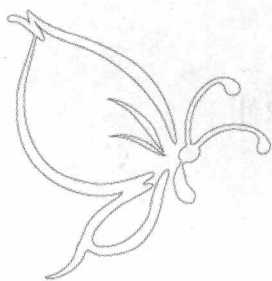
门乃婷装帧设计
Tel: 010-64822426

目 录

第三卷 雨疏风骤 情缠怎休

- 第三十三章 三男聚首/ 3
- 第三十四章 波涛汹涌/ 21
- 第三十五章 反常的笙/ 35
- 第三十六章 痛苦的翎/ 46
- 第三十七章 相约落孤/ 51
- 第三十八章 侠女皇后/ 58
- 第三十九章 唐家惊变/ 67
- 第四十章 遭受杖刑/ 78
- 第四十一章 添翎有喜/ 86
- 第四十二章 误中隐罟/ 93
- 第四十三章 天下无悲/ 108

- 第四十四章 笙的求婚/ 123
- 第四十五章 笙翎假婚/ 135
- 第四十六章 难忘相思/ 147
- 第四十七章 再游心湖/ 159
- 第四十八章 寒潭驱毒/ 169
- 第四十九章 内伤缠身/ 182
- 第五十章 再遭背叛/ 194
- 第五十一章 一刀两断/ 204



第四卷 雨霁风歇 情动山河

第五十二章 寒地相逢/ 216

第五十三章 如此伤害/ 232

第五十四章 心心相通/ 246

第五十五章 毁容风波/ 260

第五十六章 造反风波/ 273

第五十七章 心清再现/ 286

第五十八章 苦苦挣扎/ 297

第五十九章 生死相随/ 307

第六十章 羽仙逼婚/ 317

第六十一章 惊天秘密/ 326

第六十二章 现代来客/ 3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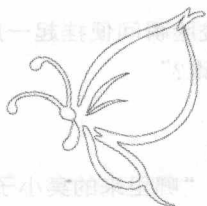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三章 终成连理/ 346

尾 声 璧人伉俪 天涯称仙

第六十四章 良缘美眷/ 355



第三卷 雨疏风骤 情缠怎休



第三十三章 三男聚首



“好想你。”荆野冥河拥住岳添翎，喃喃道。

岳添翎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想你。快些放开我，别这般孩子气，你快十八岁了，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黏人。”

“不放，我没抱够。”荆野冥河倔强道，手臂又收紧了几分。

“我有些喘不过气，冥儿，你要勒死我了。”岳添翎痛苦地叫嚷着，皱紧了眉。再这样下去，她可不敢保证宇印沉轩不会爆发。

荆野冥河愣了愣，不甘不愿地放开了岳添翎，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
“你出来，有告诉恣意大师吗？是不是偷溜出来的？”岳添翎眯了眼睛，死盯住他的眼睛，不容他说谎。

荆野冥河一皱眉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走我的，谁要告诉那个老家伙。”

岳添翎眉一皱，嗔道：“教过你多少回，不能待人这般没礼貌。”

“反正一年后，就再也不会见到那个老家伙了，我才懒得为他练那个叫什么‘礼貌’的东西。”荆野冥河抱起了手臂，一脸的不屑。

“臭小子！”岳添翎气极，踮起脚伸手就去揪他的耳朵，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坏脾气？”

“痛，痛啊！翎，快放手。”荆野冥河夸张地龇牙咧嘴。

“知道痛？”岳添翎“恶狠狠”地说着。

“掉，掉了，再扯下去，就要掉了。翎，放手啊！”

“以后听不听我的话？”岳添翎凑到他耳边，“阴森森”地威胁着。

“听，听。”荆野冥河慌忙答应。

岳添翎满意地放了手，却见荆野冥河瞬间垮下了一张苦瓜脸，“翎，我发现我只对我凶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对别人都很温柔，就只对我凶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我是我最宝贝的弟弟，对你凶也是因为疼你啊。”岳添翎笑着捏捏他的脸。他的脸捏起来特别好玩。

荆野冥河面色阴沉，拂开岳添翎拧着他脸的手，冷冰冰地道：“我不是小孩子，不要这样和我说话。”

岳添翎被他吓得一哆嗦，愣怔了一下，随即立起眉毛，伸手到他的后腰上狠狠地拧了一把。

荆野冥河哼都没哼一下，凛冽的目光绕场一扫，俊脸瞬间便挂起一层寒冰，一把抓过岳添翎的手腕，捏得死紧，道：“这些男人是谁？”

“啊——”岳添翎痛呼出声。

“翎儿！”“翎儿！”津平珮笙、宇印沉轩齐齐惊呼。

幻溪陵几位堂主姑娘几步窜到荆野冥河面前，道：“哪里来的臭小子，快放开我们芳主。”

荆野冥河一愣，马上松开了岳添翎的手腕，看到那道明显的红印，顿时有几分悔意。他抓起她的手，用手掌轻轻地揉着，道：“对不起，翎，我太不注意了。”

岳添翎抽出自己的手，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冥儿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方才你问的是什么话，这几位都是兄长，看看你那态度。”

荆野冥河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，扬起眉毛，转过了脸去，很不屑地道：“态度，态度，又是态度，又不能当饭吃。”

“冥儿。”岳添翎拧过他的脑袋，寒着脸，道：“再这样下去，我可懒得管你了。为什么我们见面总是要吵架，总要闹得这么不愉快？你什么时候可以不要这样任性啊？咳……咳……”岳添翎气得急喘。

荆野冥河忙去给她拍背，语气软了下来，低了声音道：“好，以后都听你的，别气坏了身子。”

岳添翎缓了缓情绪，瞪了他一眼。荆野冥河却忽然笑嘻嘻地道：“就知道翎不会真的生我气。”

“翎，我饿了。”荆野冥河身子一矮，头靠在岳添翎脖颈子上，撒娇似的说着，眼睛却瞄向了几步外神色各异的几个男人，嘴角浮上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“给我做饭好不好？”荆野冥河磨蹭着岳添翎的脖颈，眼角却仍旧不忘瞥向那几个男人，留心着他们的神色。

“冥儿，你规矩些。”岳添翎慌忙推开他，心虚地抬眼偷偷望了一眼宇印沉轩，触到他黑沉的面色，心“怦”的一跳，赶紧别开了眼。好混乱的一天，事情似乎越来越麻烦了。

被推开的荆野冥河又抓起她的手，道：“我要吃你做的菜，就是你每次去寺里看我时带的那几道菜。翎，你不是说每个月都会做给我吃吗？”他声音很大，唯恐人听不到似的。

明显感觉到他故意捣乱，岳添翎颇气恼地拂开他的手，道：“到屋里坐着去，我这就去给你做。”

“芳主！”杜嫣然又是一声大叫。

岳添翎又是一个哆嗦，拍拍惊魂未定的胸口，无可奈何地看了杜嫣然一眼，道：“然儿，又怎么了？”



杜嫣然颤抖着手指向荆野冥河，不可置信地道：“芳主，别告诉我，你那么辛苦地学做菜是为了这个坏脾气的臭小孩。”

岳添翎方要说话，荆野冥河却先她一步跨了出去，高大的身躯瞬时遮去了她全部的视线。

“老女人，你叫谁臭小孩？”头顶传来了他不快、阴沉危险的声音。

岳添翎皱了皱眉，完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，小孩子气的冥儿对上吵架不吵赢誓不罢休的猛婆然，谁能想到会是什么状况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她无奈地扯起嘴角的那一刻，对面就传来一声爆发似的怒吼，穿过荆野冥河的身体强而有力地刺激着她的耳膜。

“呀呵！死小子，没人教过你要尊敬长者吗？小毛孩子屁大点，有你这么和姐姐说话的吗？”杜嫣然几步冲到了荆野冥河面前，叉腰昂头，眸子里喷出了“凶狠”的目光。

荆野冥河冷哼一声，“老女人，这世上除了翎，没有我可在乎的。我喜欢怎么同你说话就怎么同你说话，嘴巴长在我身上，你能奈我何？”

“你！这么狂妄的家伙，不教训一下，你都不知道本姑娘的厉害。”杜嫣然开始捋袖管了。

岳添翎一看这架势，拧紧眉，慌忙窜了出来，挡在了两人中间，道：“可不能动手，都是自己人，千万不可伤了和气。”

“谁跟他是自己人！”两人异常统一地喊出了同一句话。

岳添翎再次皱眉。

“哼！”两人又同时冷哼了一声，都背转了身去，不再看对方。

“芳主，他这么坏的脾气，和你又非亲非故的，你干吗理他啊？”杜嫣然忽然转回身来不满地向岳添翎抱怨着。

一闻此话，荆野冥河瞬时转回身，大手一捞就将岳添翎揽到了自己身后，道：“老女人，要挑拨我和翎的感情，你还嫩了点。”红衣少年懒洋洋的声调可以气得人跳脚。

杜嫣然突然爆出“哄”的一声大笑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狂妄小子，你有些太过自恋了吧？你真以为你对芳主那么重要？”

荆野冥河嘲弄地扯开唇角，哼笑了一声，扯出了身后的岳添翎，长臂一伸将她拉进了怀里，一脸得意洋洋，笑道：“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。我和翎的感情，她知、我知、天地知，告诉你这粗人，你也体会不了。”忽然敛起嘲弄的笑，脸上也缀上了些许甜蜜，荆野冥河的眼神飘过杜嫣然，声音轻了些，似是回忆起了什么美好的事情，“她说过永远都不会抛弃我，她说过要同我天涯海角、形影相随，她说过会一辈子对我好。老女人，你们怎么看我，怎么讨厌我，都与我无关，因为这世界上，值得我去在乎的，值得我的心为之一动的就只有翎。”

场上顿时静得只有风的声音，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望着荆野冥河，甚

至……甚至连岳添翎自己也惊呆了。她望着荆野冥河，眼里慢慢涌出了泪光，有几分动容，有几分担忧，也有几分生气。他对她的信任让她动容，他对她的依恋让她担忧，他对他人的刻薄却让她生气。这个冥儿，这个弟弟，总是让她最头疼的。

“我去做饭，大家等着用餐吧。我可是佳肴姐的入室弟子哦，不要小看我。佳肴姐，过来帮我，或许可以趁这个机会，再学上几道菜。”岳添翎赶紧找了个借口，避开了这折磨人的气氛。走到宇印沉轩身边，她飞快地抓住了他握拳的手，紧紧握了一下，坚定地看了他几眼，要他放心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厨房走去。

因为是佳肴亲自教授，岳添翎的厨艺也算小有成就，至少是比得上普通小馆子的厨子。在厨房忙活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时辰，在岳添翎和佳肴的合作下，总算做好了四四一十六道菜。饭菜由小丫头端过去了。

岳添翎和佳肴收拾了一番后，也来到了众人休息的小厅。刚一跨进门，岳添翎就感觉到一股紧张的气氛，呼吸莫名地一滞，脚忽然就重了两倍。

此时，荆野冥河同宇印沉轩正对望着，宇印沉轩满脸凝重，荆野冥河却是含了一抹笑，斜倚在椅子上，大有挑衅之势半眯着眼看着宇印沉轩。津平珮笙则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，偶尔会和几位堂主聊聊天。

岳添翎俏眼一扫，差点被突地滑下肚中的口水给呛死。这是谁安排的座位，可真是会留位子！满室桌子前的座位都坐满了人，唯独四个空座那么突兀显眼地空在那里，津平珮笙、宇印沉轩、荆野冥河身旁各留着一个空位，另外，在几位幻溪陵的姑娘中间也空出一个座位来，明显是留给佳肴的。

“翎。”荆野冥河见岳添翎进来了，坐正了身子，唤了她一声，声音有些兴奋。

岳添翎只好顺势走过去，在他身旁坐了。刚坐稳身子，还没说话，荆野冥河就站了起来，三五下就把桌上的菜全换了位置。

“冥儿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岳添翎皱紧了眉忍耐着问道。这小子越发没有规矩了。

荆野冥河轻哼一声，指指面前的菜，道：“这几道菜是你特地为我做的，自然只有我才可以吃。”他又指指稍远一点的菜，道，“那些菜不知是什么闲人做的，也与我没什么干系，就给某些闲人吃吧。”

“你说谁是闲人？”雷霆樱若和杜嫣然几乎同时问出了这句话。

岳添翎慌忙道：“樱若，然儿，真是对不住。冥儿脾气坏，给大家带来不快，希望看在他还小，不要生他的气。我这就带他去别处吃。”说完岳添翎站了起来，拉起荆野冥河，低声斥责道：“随我走。”



荆野冥河“哐当”一声却又坐下了，眸子扫过众人，道：“我就要在这里吃，有人不快，可以离开啊。”

“冥儿！”岳添翎真想拿胶布把他的嘴巴封起来，这小子平时没这么讨厌的，怎么感觉今儿是故意惹事啊。

荆野冥河已自顾自地拿起筷子吃了起来。岳添翎坐下，忍着气抽出他手中的筷子，道：“留下可以，但是要听话，还有，要尊敬这里每一个人，他们都是兄长姐姐，收回你嚣张的态度，听见没有？”岳添翎又是一阵絮叨。

荆野冥河很不以为然，哼了一声，向后一靠，歪在了椅子上，闭上了眼。

岳添翎气得瞪圆眼，上去扶正了他身子，道：“正经些，我来给你介绍这些朋友。”

“不必。”荆野冥河睫毛都没抬一下。

岳添翎揪住他的耳朵，道：“睁开眼睛，这些都是我很重要的朋友，你要和我一起生活，就要认识他们，就要对他们友善，知不知道？”岳添翎快累死了，感觉自己就像在陪着一个小孩子过家家似的。

荆野冥河忽地拂开她的手，猛地站起了身，红了一双眸子，道：“我不需要认识别人，我只需要认识你！”

“人活在世上，怎么可以只认识……”岳添翎又气又急，也红了脸。

荆野冥河抓住她的手臂，没有让她说下去，又接着吼道：“所以，我也希望你同我一样，希望你也只认识我，眼里只有我。为什么我要向他们妥协，我只喜欢这样活着。翎！你把我扔在庙里两年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日夜想你，换来的就是你又认识了这么多所谓的朋友，牵连了这么多男人？”

“冥儿！你那是什么想法？这个世界上，怎么会有人只为一个人活着！”岳添翎似乎也要爆发了。

“怎么没有？翎，你看不到吗？你眼前不就是一个？我，荆野冥河，就只为你活着！”

“冥儿……你这个傻小子，到底要我怎么说呢？”岳添翎都不知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了。

荆野冥河顽皮似的一笑，道：“那就不要说，坐下，我们好好吃饭。”说完便坐下身子，拿起筷子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，就好像方才那个大发脾气的人不是他一样。

岳添翎缓缓坐下身子，望着他叹了口气。

沉默，可怕的沉默，没有人说话，甚至都没有人敢大声喘气，整个屋子忽然静得如同夜里的空巷。

岳添翎只是望着荆野冥河，锁起了眉头，完全没有食欲。让人头疼的臭小孩呀！

“翎，这个，有时间你还要再教我。”片刻沉寂后，荆野冥河突地爆出了这一句话。

他说得轻巧，岳添翎脑袋轰地就大了，耳膜生疼生疼的，似是已经穿破了一样。不是他的声音有多恐怖，更不是他的声音有多尖锐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他居然优哉游哉地自怀中掏出了那只蓝色短笛——津平珮笙送她的蓝色短笛！不知是不是她多心，荆野冥河拿出短笛那一刻，似乎还特地瞄了一下宇印沉轩、津平珮笙所在的方向。

“这东西，你送我后，都没有怎么教我呢。”荆野冥河将头凑向了岳添翎，靠在了她肩膀上。

岳添翎顿时全身冰冷，血液似乎已冻凝在血管中，不再流淌。她慌乱地抬眼望向津平珮笙，心里便是倏地一颤，粉拳瞬时握紧，指甲也抠进了掌心，她竟然还是伤害到他了。尽管那伤痛的表情只是现了一瞬就被他强行隐了去，但是她一直都在看他，如何会漏掉那刹那间的变化？她看见了，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那种异常脆弱的痛苦。

“珮笙哥哥送的东西，我是很珍惜的。”她对他这样说过，她说过很珍惜他给的东西。她还记得在望川楼顶，他看到短笛自她袖中滑落时的喜悦；她还记得，当她告诉他，她很珍惜他送的东西时，他眼中偷偷地闪过怎样的激动。可是……可是她所说的会珍惜的东西如今却在另一个人手里，尽管那不是她愿意给的，但是在他眼里就是给了呀。她把他给她的东西送了别人！她说她会珍惜的东西送给了别人！

“珮笙哥哥，对不起，短笛不是我要送的，是冥儿抢去的……”岳添翎慌乱解释着，说到最后，声音已经小到几不可闻。她真的很想猛拍一下自己的脑袋，此刻这样的解释显得多么苍白多么无力，而且似乎也“成功”地让气氛变得更糟糕了……

“短笛既然给了翎儿，就是翎儿的东西，翎儿喜欢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，不必太过介怀。”津平珮笙依旧那么平静，波澜不惊，唇角淡淡的笑意更是温暖得似冬日暖阳。

岳添翎的眼眶瞬时便湿了。他的笑就似一把长了尖角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她的心房上。她偷偷转了脸，眨了几下眼睛，努力地缓着眼里的酸涩。她忽然间有些讨厌自己，似乎，她一生下来就是闯祸的精灵，有她的地方就不会平静。无论她怎么不想，却总是给别人带来伤害。

“翎，我要吃鱼。”不知何时，荆野冥河已收起了笛子，指着中间鱼可怜巴巴地望着岳添翎。

岳添翎气得嘴唇都白了，这小子分明就是来捣乱的，他是故意的，看他得意的表情就知道他是故意的。他在向笛子的主人示威，他想强调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。两年来，他的脾气一点没变，对她还是有可怕的独占欲，就像小孩子会抢妈妈一样。他对她那种可怕的依赖竟然已经造成他见不得她对任何人好。

“翎……”荆野冥河扯了扯她的衣袖。

岳添翎看着他，眼中笼上了浓浓的忧愁，她该怎么管他？她要怎么管他？



荆野冥河看着她，又扯了扯她的衣袖。

触到他那可恨的眼神，看到他憔悴暗淡的面容，片刻间，岳添翎的胸腔又被爱怜塞满。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长了这么大，几乎没有人关心过他疼爱过他，他会对她有这种情感也是正常的吧，就像她小时候一样。那个时候她也见不得英浩哥哥对任何人好，那个时候，甚至只要英浩哥哥对别人笑一笑，她都会吃醋。她怎么可以这样子就生他的气呢，她应该理解他的呀，这个世上，如果她不对他好，还会有谁会对他好？她说过要一辈子对他好的……

暂时缓解了一下心怀，岳添翎微微扯了一下唇角，漾出一抹似无奈又似宠溺的笑，随即伸出筷子去给他夹了一块鱼，小心地拔着刺。荆野冥河吃鱼总是要她来挑刺的，也许是拔过太多的刺，岳添翎的“技术”显得很熟练，眨眼工夫便拔好了。她夹起已然没刺的鱼肉，递向他，荆野冥河满意地吞下了鱼肉，顺便淡笑着扫视了一下四周。忽然！荆野冥河猛地便将岳添翎拉入怀中，铁臂紧紧箍住了她的身子。

岳添翎惊慌地挣扎，却发现他似乎用尽了全力，她的挣扎就像是蚂蚁推大象般，分毫都动不得。她皱起眉，着急地低声斥道：“冥儿，你做什么，快放开我！”同时水眸转向宇印沉轩，却正好撞见他喷火的眼神。心咯噔就是一跳。

完全没有顾及怀中人的反应，荆野冥河的嘴角扬起了异常好看的笑容，然而，那双深眸中的森然冷意却让人望之生怯。荆野冥河左右望望，珍珠般的眸子，狠狠地攫住了津平珮笙及宇印沉轩。他手指轻轻一拨，先后指住了两人。看到两人都明显地惊愣了一下，他唇角勾起的弧度更大了，甚至发出了低低的笑声，“我不瞎，可以看出你们这两个家伙对我的翎有不正常的意图，”荆野冥河极尽嘲讽地冷笑一声，又将搂着岳添翎的手臂收紧了几分，道，“看到没有，翎有多么在意我。我喜欢的东西，她都会给我，”荆野冥河又拿出了那只短笛，笑道，“这个东西跟了我已经有两年了，”他眼神瞟了津平珮笙一眼，道，“你可知道？”

津平珮笙先是神色一暗，既而又勾起浅笑，道：“送给翎儿的东西，去向何处，她没有必要告诉我。”

岳添翎使劲挣扎了几次，抬起头来，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津平珮笙，又看向荆野冥河，怒道：“冥儿，够了，别闹了！”

荆野冥河似孩童般地纯真一笑，伸出大掌，将岳添翎的头按回了怀里，眼神含着轻蔑瞥向两个男人，笑道：“她为什么会这么宠我，你们如果不是笨蛋，就应该很清楚吧。”见他们没有答话，荆野冥河挑起了眉毛，目光扬起了浓浓的玩味，半晌，拖长了声音却顿挫有力地地道，“她——爱——我。”他停下来对着两人极奇怪地一笑，又道，“你们永远也取代不了我，”他收起了笑容，目光蓦然变得狠厉，“翎，永远是我的。”说完，他低头压上了岳添翎的唇。

尚未反应过来的岳添翎顿时如木雕一样定在了那里，快要瞪出眼眶的眸子，不可置信地凝住此刻显得有些陌生的红衣少年。他的面色虽然苍白，却泛着奇

怪的红晕，黑长的睫毛上还缀着点点的泪光。

那一刻，她的心跳似乎都要停了。她相信，这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场面。大脑似乎在顷刻间失去了判断能力，四肢也完全僵住，宛然已成化石。喉咙哽住了，血液冻结了，手骨捏碎了。那个吻很快，只是轻轻地一碰，但是岳添翎的身体却是前所未有地沸腾了，全身的血液直冲头顶，是那样灼热，烫得她都觉得自己的唇已经被融化掉了，早成一摊浆水。

场上顿时扬起了一阵抽气声。荆野冥河扬起一抹邪气的笑容，抓起呆愣着的岳添翎大踏步就向外走去。这会儿，岳添翎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拾回了意识，运起内劲，拼出全力甩开了荆野冥河，“冥儿，你疯掉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都在做些什么？”岳添翎咬了嘴唇，浑身颤抖，有些委屈地落下一颗泪来，道，“清醒了些没？臭小子，欺负你姐姐！”

荆野冥河愤愤地看她一眼，不由分说，伸出手来便要点她的穴，岳添翎早有防范，抓住了他的手，冷声道：“够了，冥儿，你该冷静一下了。”荆野冥河二话没说，一手扭腕摆脱她的钳制，另一手又去点她的穴。

就在这时，碧绿色辉芒一闪，华衣飞舞，一只玉箫挡开了荆野冥河。“放开她，”宇印沉轩将岳添翎揽到了自己身后，冷冷扫了他一眼，声音也异常寒冷，汹涌着的怒气眼看就要爆发出来，“凭你，还带不走她。”

荆野冥河冷哼一声，轻蔑地扬起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，道：“那么，便试试看。”说完，一掌击向宇印沉轩。

此时四大侍卫已围拢上来，拦在了他身前，挡着他的掌势，雷霆樱若柳眉竖起，道：“大胆！袭击太子殿下，你不想活了？”

荆野冥河先是一惊，却又马上嘲讽地扯开了唇角，眼角也挂上了轻蔑的笑意，道：“还当是谁，原来是皇帝的儿子。呵……”他冷冷地笑了笑，又道，“怎么，你也有胆量与我争翎？将来会妻妾成群的男人，她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吧。”

“是吗？她不会多看我一眼？”敛去了满面怒容，宇印沉轩忽然笑了，黑眸中划过强烈的压迫。

“小子，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？无人不知添翎姑娘爱的是我们主子，两人情深意切，羡煞鸳鸯，你在这里掺和个什么劲？”雷霆雨发失笑道。

闻言，红裳身影顿时一颤。荆野冥河握紧了拳不敢相信地望向了宇印沉轩身后的岳添翎。那眸光竟似要将她剥开来一样。

岳添翎被这混乱的情况弄得晕头转向，直觉得自己的脑袋都要爆掉了。忽然，她受不了地大吼一声：“住手，都给我住手！”

话音刚落，室内顿时静得针掉地上都可能听见。她复杂地看了一眼红着眼睛的荆野冥河，大大地喘了几口气，拉起他，道：“别闹了，走，我们别处去。”

荆野冥河一把甩开她，道：“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你和这个男人在一起？”



岳添翎也红了眼，吼道：“我说了，到别处去说！在这里，你这么激动，能说得清吗？”

荆野冥河霎时湿了眼睛，冷笑几声，道：“什么天涯海角，什么形影相随，都是假的？”

岳添翎急得握紧了拳，道：“冥儿，你要明白那是以一个姐姐的立场说的。我……”

荆野冥河不容她说完，咬着牙一字一字道，“不要找什么理由。厌倦我了，就明明白白放出话！干吗找那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我扔进和尚庙？你倒真的很容易变心呢，这么轻易地就跟了别人？枉我整日在寺里思念你，枉我每日望月盼着初一你来看我的日子。我从来没把谁这样放在心里过，翎，你竟然敢背叛这样的我！”

“不是这样。”这小子怎么不等她说完呢？

“我不想听。算我瞎了眼，翎也是个坏女人、骗子！”荆野冥河恨恨地咬牙叫了一声，推开岳添翎，狂奔而去。

“冥儿！”惊呼一声，岳添翎慌忙抬步去追。谁知脚刚刚迈出，身子刚刚前倾，她的手臂就已被一只大手拉住。岳添翎惊慌地回头，正好撞上了满面冰霜的宇印沉轩积满怒气的眼。

“翎儿，你要去找他？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关爱已经过了头？”这声音中有着明显的寒意。

“轩哥哥，我把他当亲人，哪里会有人不去管自己的亲人的？”看着荆野冥河越奔越远的身影，岳添翎急得都快疯了，冥儿那么偏执，如果她不去追，她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“你的眼里就只有他吗？自他出现，你的心就全在他身上了，根本就看不到我。”宇印沉轩也红了眼睛，颤抖的话音显示着他此刻的激动。

“轩哥哥，回来我马上跟你解释一切，先放开我，我必须去追他呀。不然，以他的性格，会出大乱子的。”岳添翎着急地向外扯着自己的身体。

“翎儿，你从来都不会考虑我吗？”宇印沉轩的声音陡然转低，幽深的双眸中缀上了似有若无的伤痛，手却轻轻地松开了。

心，猛然就是一痛，突地涌出一股强烈的心疼。岳添翎悄悄握紧了拳，指节都泛出了白。今天的她，的确让他承受了太多，先是珮笙哥哥如今又是冥儿……如果让她看见他和另外的两个女孩子在一起，也这般要好，想必她早就发火了，早就受不了了……

“轩哥哥……”她颤抖着轻唤了声，随后踮起了脚尖双臂搂上了他的脖颈，唇轻轻地在他脸上一碰，低哑着声音，“我爱你，只爱你。”说完，转身就奔了出去。

宇印沉轩顿时愣在了那里。全身的血液片刻间沸腾了，飞速地流转，迅速地膨胀。他想握起拳头，却发现自己的骨骼已然僵硬，动也不能动，他想开口

说话，却发现舌头似被冻住，竟然发不出声音。

她……她方才和他说了那句话吗？她从来都不曾和他说过那句话。脸上她的温度依稀还在，唇角悄悄展开，宇印沉轩不自觉地笑了，混乱不堪的心底慢慢地开始有甜蜜堆积……

她竟然同他说了她爱他……

“翎儿，他很危险。”一旁的津平珮笙着急地跨出一步，追了出去。

宇印沉轩猛然一惊，收回了神思，看到岳添翎已经奔出几步远的身影，急道：“我同你一起去。”

“不要，你们来了，情况会更混乱。”岳添翎急忙道。

“可是，我会不放心。”说话间，宇印沉轩已提步向外追了。

岳添翎加快了步子，向着幻溪陵的几位堂主喊道：“锦姐姐、佳肴姐、然儿、汀默，拦住他们。尽量多缠他们一会儿。”

“翎儿！”

“放心。”说完这两个字，岳添翎将自己的轻功提到了极致。

“两位公子，留步。”几位堂主掠到津平珮笙和宇印沉轩面前，伸手拦住了他们。

“几位姑娘，荆野冥河太危险了。翎儿这样去找他，我担心她会出事啊。”津平珮笙焦急地拂开她们的手臂，抬了步子就要向前掠去。

“荆野冥河？”杜嫣然一声惊呼，“那个臭小孩真的是赤衣银链？那样的脾气，那么幼稚的人居然是天衣绝杀的天堂之首、武林中最危险的杀手？呵……”杜嫣然奇怪地笑了一声，“妈妈呀，真是太好笑了。这比告诉我晚上有太阳还让我不敢相信啊。那样锋芒毕露的人能杀得了谁呀。”

那边的宇印沉轩却已经挡开汀默、佳肴的挟制，奔了出去，远处传来他的声音，“他幼稚？他锋芒毕露？这不过是他在翎儿面前耍的手段。换了别人，我保证他不是这副嘴脸。”

津平珮笙也皱了皱眉，迅速掠了出去。

几位堂主对望了一下，意识到危险性，也提了步子，随着二人向前追去。几人还没跑几步，就见前面的二人相继停下了步子。

“津平大哥？”

“现在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了，以翎儿和荆野冥河那样的功夫，我们方才耽搁了那许久，现在根本就追不上了。”津平珮笙叹了口气。

“镜云，招些人来，去找，翻遍京城，也要找出来。”宇印沉轩握紧了玉箫，指骨捏得格格作响。如果那家伙胆敢对翎儿做什么，他一定会解决了他！

* * *

荆野冥河一路狂奔，直奔出了京城，完全不管后面岳添翎怎样呼喊。岳添